

鳳凰

郭沫若著



鳳

凰

沫若前期詩集之一

前期詩集七種：

1.鳳凰涅槃

2.天狗

3.偶像崇拜

4.星空

5.春蠶

6.彷徨

7.瓶

沫若前期詩集之一

鳳

凰



刊 行 者

羣 益 出 版 社

總 發 行

羣 益 · 海 燕 · 雲 海

上 海 聯 合 發 行 所

地 址

上海山陰路恒豐里77號

電話(〇二)六一七八五

刊 行 期

三 十 六 年 三 月

• 有 版 權 •

滬(1-1500)羣(1024)

文集(0012)





東周時代

·一輯之一·
論文集

序
先秦天道觀之進展
周易之製作時代
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
駁說儒
墨子思想
公孫尼子其音樂與理論
述吳起
老聃、關尹、環淵
宋鉞尹文遺著考
韓非「初見案」篇發微
秦楚之際的儒者
青銅器時代
附錄
「兩周金文辭大系」序說
周代彝銘進化觀
彝器形象學試探
後敘

★ 十批判書

·二輯之二·
論文集

一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
二 孔墨的批判
三 儒家八派的批判
四 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
五 莊子的批判
六 荀子的批判
七 名辯思潮的批判
八 前期法家的批判
九 韓非子的批判
十 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
後記
我怎樣寫「青銅時代」和「十批判書」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郭沫若文集第一輯



一輯之三

屈原研究

• 論文集 •

包括屈原身世
及其作品，屈
原時代，屈原
思想，離騷今
譯四篇。

★

一輯之四

棠棣之花

• 歷史劇 •

春秋戰國時代
四大悲劇之一
，是聶政聶嫪
刺韓國丞相以
抗秦之故事。

★

一輯之五

屈原

• 歷史劇 •

春秋戰國時代四
大悲劇之二，是
屈原被讒屈辱亡
命之故事。

★

一輯之六

虎符

• 歷史劇 •

春秋戰國時代四
大悲劇之三，取
材自信陵君竊符
救趙之史實。

★



一輯之七

臥

• 歷史劇 •

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四，是高漸離擊筑刺秦王爲荊軻復仇之故事。



一輯之八

孔雀胆

• 歷史劇 •

四幕歷史悲劇，以明朝末年時雲南爲背景，取材自新元史梁王傳史實。



一輯之九

南冠草

• 歷史劇 •

五幕歷史劇，清順治年間「神童」夏完淳之故事。



一輯之十

波

• 散文集 •

包括一九四一年以後之散文集，計金剛坡等十三篇。



序

我大不高興別人稱我是「詩人」，但我卻是喜歡詩。幼年來的教育和生活環境，大概是很有關係的。我的母親在我剛在翻話時便喜歡口授唐詩，教我們唸誦。意思雖然不懂，聲調是可以懂得的。家塾的教育，所讀的也多半是詩。詩三百篇，唐詩三百首，千家詩等，在我六七歲時已經唸得透熟了。唐人司空表聖的「詩品」讀得最早，在五歲發蒙的時候。我頂喜歡它。我要承認，一直到現在，我的關於詩的見解大體上還是受着它的影響的。

我是生在峨眉山下，大渡河邊上的人。我的故鄉，抗戰以來有好些外省的朋友去旅行，都說風景很好。江南的人說不亞於江南，湖南的人說不亞於湖南。究竟是怎麼樣，認真說我並沒有什麼感觸。這原因大約是由於習慣了吧。

峨眉山的山上，風景大約是很有些可觀的，可笑的是我這個生在峨眉山下的人卻不曾上過一次峨眉山。峨眉山應該說是一段山脈，它有三個高峯。普通所說的峨眉山是我們鄉下人所說的「大峨山」。我的家是在「二峨山」下邊，就像一堵大屏風一樣，在西方把「大峨」隔斷了。「大峨」就在「二峨」後邊冒出一點頭頂，要用點詩人的筆調的話，可以說：這位大哥哥越過二哥的肩頭在窺伺我們。「三峨」在正南邊，到過嘉定的人，遇着晴朗的時候，就在嘉定城都可以望見它，就像一朵沒有十分開放的菌子一樣冒在遠遠的天際。我說，遠遠，因為我的家離城還有七十五里啦。

山太大了，「天邊樹若薺」用不着先生解，實在感覺得有點可怕。周年四季，無時無刻，都屹立在你眼前，一動也不動。自然它也並不是毫無變換，隨時日的陰晴，隨季節的寒暑，色彩和容態都有顯著的不同，但總覺得是有威可畏。清早起來，白霧罩着，山不見了。隨着太陽的上昇，山頭漸漸顯露，霧到縮小成一條帶圍繫着山腰，這種情景大約是舊時的山水畫家所最喜歡的，離開故鄉三四十年了，我只在畫中常見。我有一位比我大十五歲的長兄，他在抗戰前一年已經成了故人，年輕時他喜歡畫畫，也喜歡

刻圖章。我記得他有一個圖章是刻着「家在峨眉畫裏」的。他開這種玩意時，不用說我才六七歲，我也能領略所謂「峨眉畫」是什麼意思，但我並不怎麼感覺着可以誇耀。山太高，太陽落山得比較早，巍然的陰影便倒來壓着人，在小孩子的心中確實是有森嚴的感覺。古時候視山嶽之大者爲神，就到現在一逢到暑天便有許多人去朝「大峨山」的，大約就是這些感覺所生出來的宗教情緒罷？

螳螂，在我們鄉下也叫着「峨眉山」。它那兩隻大爪一拱起來，我們便以爲它在朝山了。我們小孩子捉着螳螂的時候就唱：「峨眉山，峨眉山，你雪山在那一邊？」就是大人也這樣唱。這自然也就是所謂感情輸入了。

等到螳螂的一代過去了，朝山的人也絕跡了，峨眉山很早便帶上雪帽，在清早的陽光中發着璀璨的光輝。要說是莊嚴吧，比那帶金帽的王成神，似乎更要莊嚴。大雪來了，山有時全部消滅。但這迷藏并不久。等到山骨呈露，雪滿界畫得非常鮮明，山把陰影失掉了。只有這時候，峨眉山真像在笑，我是歡喜它這笑的。

大渡河，認真說也是可怕的一條河。它的水很急，夏天汎濫的時候，水是紅的。它在羣山中開闢道

路，好像時常在衝鋒陷陣，不斷的在怒吼。水道是很迂迴的，八、九十里的水程只消兩個鐘頭便可以達到。汎濫時固然可怕，因為它太不講人情，愛任意在河床上打滾，今年才把東岸捲到西岸，不兩年又可把西岸捲回東岸，有些地方是捲得一床零亂的。冬天水落了，漲紅了的面容清秀了，到這時那零亂了的河岸倒增加了別緻。河積中處處都是綠洲。蓋着整齊的寒樹加上農人的小春。

我的家的所在處正是大渡河呈現出一個大彎曲的地方。河從上游很逼窄的山谷衝破出來，初次達到一個比較寬的天地，砂礫被衝破得特別零碎，因而這樣的綠洲也就特別多。江南的朋友能夠說比江南好的，大概是在這樣的時候到了我的故鄉吧？這樣的時候，峨眉山在笑，大渡河在輕歌曼舞。

我的幼年時期便是過渡在這樣的地方。作為地主階級的兒子，在這兒我沒有吃過苦。農夫耕耘，時常唱秧歌，我覺得好聽。撐船的和拉纤的人發出欸乃的聲音，我佩服他們有力氣，冬天不怕冷。牧牛的童子橫騎在水牛背上吹蘆笛，我覺得他們好玩，而水牛可怕。鄉鎮上逢集的時候熱鬧一番，閒天又冷下去，人們除坐茶館，聊閒天之外沒有人生。鎮上也出過一些「棒客」頭子，有時整個鄉鎮甚至被當時的官憲認為

匪窩，但那些「林客」都是遠出搶劫，不在本鄉五十里內生事的。這是他們之間的義氣。有時附近的炭巢有一二個挖炭工人到鎮上來，那倒是一個驚異。那不見陽光的臉色的蒼白！那被炭煤染透了的渾身的墨黑！這是從另外一個世界裏來的人。但炭巢究竟離鎮尚遠，這種驚異的人是不大常見的。

時代的潮流終竟也浪到這兒來了。在我十二三歲時家塾教育開始變革，十三歲以後便離開故鄉進新式的學校了。這是對時代的變革，然而一直變到五十三歲的現在，整整經過了四十年的歲月，舊時代的皮卻依然沒有十分脫掉。中國是這樣，我自己也是這樣。

我同外國詩接近，嚴格地說是於民國二年出國以後。以前的學校裏也讀過些英文，但那時候教英文讀本的教員是不教詩的，自然教會學堂應該除外。我在民國二年的正月到了日本東京，在那兒不久我首先接近了印度詩人太戈兒的英文詩，那實在是我迷着了，我在他的詩裏面陶醉過兩三年。因為是志願學醫的原故，日本醫學幾乎純粹是德國傳統，志願者便須得學習德文。因此又接近了海涅的初期的詩。其後又接近了雪萊，再其後是惠特曼。是惠特曼使我在詩的威典上發過一次狂。

當我接近惠特曼的「草葉集」的時候，正是五四

運動發動的那一年，個人的鬱積，民族的鬱積，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，也找出了噴火的方法。我在那時候差不多是狂了。民七民八之交，將近三四個月的期間，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襲我。我抓着也就把它們寫在紙上。當時宗白華在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「學燈」，他每篇都替我發表，給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勵。因這有我最初的一本詩集「女神」的集成。

但我要坦白地說一句話，自從「女神」以後，我已經不再是「詩人」了。自然，其後我也還出過好幾個詩集，有「星空」，有「瓶」，有「前茅」，有「恢復」，特別像「瓶」，似乎也陶醉過好些人，在我自己是不夠味的。要從技巧的立場來說吧，或許女神以後的東西要高明一些，但像產生「女神」時代的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沒有了。潮退後的一些微波，或甚至是死寂，有些人是特別的喜歡，但我始終是感覺着只有在最高潮時候的生命感是最夠味的。

假如說是惠特曼解放了我，那便是歌德又把我軟禁了起來。我在民八的暑假實在不應該翻譯「浮士德」，使我剛解除了鎖鐐的心靈，又帶上了新的枷鎖。歌德的詩體在歐洲已經屬於舊的範圍了，而他的「浮士德」，事實上并不如德國人乃至其他的世界批評家所評價的那麼超越，我翻譯它的每一部時已經就感受

有無限的痛苦。特別是那些鬼鬼怪怪的世界，用盡那麼呆的力量去刻畫，使我費了不少的氣力再來轉譯。沒有辦法：我曾經採用了舊詩的形式來，表達它那裏面一大部份的并非詩的世界。詩人美其名曰象徵，我實在昧不過良心，信口地奉獻出一番恭維的話。

舊詩我做得來，新詩我也做得來，但我兩樣都不大肯做：因為我感覺着舊詩是鐐銬，新詩也一樣是鐐銬，假使沒有真誠的力感來突破一切的藩籬。『一定要我「做」，我是「做」得出來的。舊詩限到千韻以上，新詩要拉成十萬行，我似乎也可以做得出來。但那樣做出來的成果是「詩」嗎？我深深地懷疑，因而我不願白費力氣。我願打破一切詩的形式寫我自己能夠夠味的東西。

我自己更要坦白地承認，我的詩和對於詩的理解，和一些新詩家與新詩理論家比較起來，顯然是不時髦了；而和一些舊詩翁和詩話老人比較起來，不用說還是「裂冠破裳」的叛逆，因此我實在不大喜歡這個「詩人」的名號。

那嗎我以前寫過的一些東西究竟是詩不是詩呢？廣義的來說吧，我所寫的好些劇本或小說或論述，倒有些確實是詩；而我所寫的一些「詩」卻毫無疑問地包含有分行寫出的散文或韻文。

欺騙對於內行和自己是沒有用處的。

爲什麼還要把不純粹的「詩」集來騙人呢？

這一半不關我的事，一半也因為要使內行的人知道我究竟不是「詩人」。

（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）

I

鳳凰涅槃

(序)

鳳凰涅槃

「菲尼克司」的科美體

天方國古有神鳥名「菲尼克司」(phoenix)，將五百歲後，集香木自焚，復從死灰中更生，鮮美異常，不再死。

按此鳥殆即中國所謂鳳凰：雄爲鳳，雌爲凰。孔演圖云：鳳凰火精，生丹穴。廣雅云，鳳鳴曰卽卽；雌鳴曰足足。

序 曲

除夕將近的空中，
飛來飛去的一對鳳凰，
唱着哀哀的歌聲飛去，

(10)